

葛佩琦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葛佩琦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葛佩琦回忆录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03 000
印 张：6.75 插页 3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4 000
书 号：ISBN7-300-01970-6/K·201
定 价：6.50 元



葛佩琦教授



葛佩琦教授同夫人朱秀玲

中，如風而憶當年，
與君共讀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
疾風勁草有今天。

葛佩琦曰：回憶永相，出版問世，敬承

劉子久同志在八四年六月贈葛詩作為紀念

老金華

一九九三年 國慶節





北京大学“一二九”老同学春节团拜合影（1988年2月19日）

第一排从左到右：佟成、陆平、韩天石、葛佩琦、刘祖春、田价人、邓力群、沈学斌、刘导生、吕东、刘玉柱、杨锡钧。第二排从左到右：纪坚博、孟桂芝、李小惠、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朱穆之、袁宝华、关士聪、孙思白、谢邦治、刘火、李兆翔、白文治、顾大椿。第三排从左到右：任继愈、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甘重斗、张震寰、吴承明、胡昭衡、宋尔康、王寿仁。

目 录

前言	1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3
1. 放牛放猪苦读书	3
2. 背起书包上北京	5
3. 半工半读上大学	7
二、抗日救亡搞学运	12
1. 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12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4
3. 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21
4. 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22
5. 支援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26
6. 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28
7. “三·三一”抬棺游行	30
8. 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33

5185/11

9. 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36
10. 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38
11. 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40
12. 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42
13. 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43
14. 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46
15. 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47
 三、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50
1. 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50
2. 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52
3. 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59
4.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63
5. 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66
6. 奔赴抗日战场	72
7. 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75
8. 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79
9. 深入日本统治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	88
10. 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95
11. 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98

四、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08
1. 留在西安工作	108
2.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10
五、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	112
1. 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	112
2. 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 工作	115
3.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16
4. 我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一些同志被捕	121
5. 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	127
六、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30
1.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30
2. 愿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而努力	134
七、蒙冤受屈坐监牢	137
1.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37
2. 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 18 年	141
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	141
在北京市看守所	150
在北京市第一监狱	153
在山西大青窑煤矿	154
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155

八、一唱雄鸡天下白	164
1. 减刑	164
2. 出狱	167
3. 回北京	170
九、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177
1. 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给我指明方向	177
2. 上访中央组织部	179
3. 上访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184
4. 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186
5. 判刑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188
6. 党籍得到恢复	191
7. 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93
8. 感谢新闻界和广大人民对我的同情和 支持	193
后记	196
附：葛佩琦同志的生平	198
“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 老战友葛佩琦	200
出生入死 艰苦卓绝 ——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风） ...	202

前 言

我是山东省平度县人，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1930 年来到北平，当学徒工，学开汽车。后来半工半读，读了三年中学。1933 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支援“七·七”抗战。北平沦陷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抗日前线。曾组织抗日游击队，在豫东、冀南打游击。1938 年在抗日前线，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接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搞情报和策反工作。我曾单独策动汉奸部队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汉奸部队三个师反正，他们脱离了日军控制，编入了抗战部队序列。

抗战胜利后，接受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遣，通过地下工作关系，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

司令部”，担任“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以此为掩护，搞情报工作。我搜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我党。1947年10月，我党在西安、北平、沈阳等地的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我的单线领导人被捕，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

由于历史的“误会”，1957年我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接着被错捕、错判，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的指引下，承胡耀邦总书记的过问，我的判刑冤案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

我的冤案平反后，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有关我的报道，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有些同志、朋友，特别是我家乡的父老，再三催促，要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因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请读者指教。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1. 放牛放猪苦读书

我 1911 年 9 月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所属的一个农村——淖泥沟村。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膝下是我们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八口之家，只有三亩半地。我 8 岁时，开始从塾师赵锡圭老师读书。农忙时节，村塾放假，我就回家帮着干农活。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弟，哥哥们不肯让我下地干重活，我就去放牛放猪。我们村西北有一片荒地，村民把它叫做“西北荒”，这是放牛的好地方。我把牛纲绳（拴在牛鼻上的绳子）接上一条长绳子，把绳子的另一头拴上一个铡钉（约 30 厘米长的铁钉），把铡钉插进草地中，牛就可以在半径约 6 米长的圆圈内吃草，而跑不掉。我就坐在河边的树荫下读书。晚秋

季节，在刨出地瓜（白薯）的空地里，还遗留有埋在土里的小块地瓜，这是放猪的好地方。我把猪赶到地里，猪用嘴翻土找地瓜吃。我就坐在高坡上，一面了望着猪，一面看书。

当时，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高等小学，没有县立中学。有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知务中学及附属小学。我从私塾考入了该校小学六年级。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知务中学停办了。在本县没有中学可升，我就在家干了半年农活。我升学心切，听说距平度县城 300 多里的黄县城，有一所崇实中学，办得还不错。1929 年春节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条小竹扁担，让我担着行李和书籍，随着我们村赴黄县当长工的乡亲们，到了黄县，考入了崇实中学。这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他的中国名字叫蒲其维。

1928 年 5 月 3 日，日本侵华军队在济南，肆意屠杀我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1930 年 5 月 3 日，黄县崇实中学学生会要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纪念“五·三”惨案。大会秩序单上列着“向国旗三鞠躬”。美国校长说，“向国旗鞠躬”，那是崇拜“偶像”，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要求学生取消这一项。学生们坚决反对。在开会时，全体同

学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第二天，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美国教员立即停课，中国老师继续上课。在老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组织起读书维持会，维持学校秩序，保证正常上课。维持到6月中旬，举行了期末考试。名义上宣布放暑假，实际上学校就解散了。

有钱的同学准备转到其他城市上学，我怎么办呢？

2. 背起书包上北京

放假之后，我把行李、书籍和那条小竹扁担存放在肖老师家。我徒步走了三天，回到了家。我向父母汇报了黄县崇实中学已经被解散，下学期不能再到黄县上学了；我并说了我想去北京上学的设想。父亲有些犹豫，并说，没有钱。母亲说：要去就去，北京饿不死活人，没钱读书，就找点工作干。我在家住了几天，父亲东借西借，给我凑了15元钱；母亲给我做了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我就回到了黄县。在肖老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担着行李，背着书包，到了龙口。住在一位平度老乡开的中华

客栈，等了3天船。那位老乡不但没有要我的栈房钱，还帮助我买了一张便宜的船票。我上了轮船，站在甲板上，看到海阔天高。我想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成语。当我看到轮船乘风破浪前进时，我想一个青年人也应该如此。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船到了天津。

下船后，我随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商人，住到仁和客栈。洗完了脸，吃完了饭，天还不黑，我想出去看看天津市容。我问茶房（服务员）：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要问问这是什么街道，以便回来时问路。茶房回答说：这是“法国地。”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地，为什么说是“法国地”？想了想，我才理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法国租界”，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我漫步在天津马路上，看到矗立在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看到飞驰在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看到在马路旁要小钱的乞丐。我走到横跨在海河上的“法国桥”（现在叫解放桥），看到一按电钮，桥的两半截可以自动开启，让大的轮船通过。当时，我认为那是了不起的桥梁工程；现在比起我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微不足道。我回到客栈，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我枕着行李，睡了一夜。